11月1日上午，在“深圳全球创新人才论坛”上，拥有百万粉丝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宣布，即将辞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，回国挂帅深圳医学科学院。

这是次毫无征兆的发布。

直播视频中，颜宁身着一件玫红色衬衣，还是很多人印象中的样子，干练俏皮、热情明亮，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新梦想。

“深圳向我伸出了橄榄枝。于是，我麻溜儿地向普林斯顿大学递交了辞职申请。”颜宁一如往常地直言，“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就会全职回国，协助深圳创建一所集科研、转化、学生培养、经费资助等若干功能为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。”

颜宁表达明确，消息快速发酵，原想低调的双方已不可能，“颜宁回国”的词条，一天内迅速爆国内医疗圈、科学圈，挂上了微博热搜第一。

对颜宁来说，这是新开始，想要在深圳产出原创科研突破，更希望“在10年、20年之后，在世界生物医药的版图上，当大家说起生物医药的大湾区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东半球的这里”；

而对深圳来说，这是新尝试，它将成立国内首个市一级的医学科学院，史无前例。

此前，国内除了两个国家级的医学科学院，其余都是省级。而且这个“新秀”还打破常规，将不定编制，不定级别，实行社会化用人制度。

常规之外的牵手，让不少人不仅感到，颜宁和深圳有点双向奔赴的意味——一个特立独行的科学家，一个敢为人先的城市，去做一件新事情。

“噱头很足，而且双方气质相符，真有可能擦出火花。”一位医疗圈的资深人士表达期待。

同在深圳，华大集团CEO尹烨也向八点健闻表示，“肯定是个好事情。”

当然，在“前无古人”的背面，是很多具体问题。比如，不挂靠在医疗机构、医学院校的医学科学院，能做多少事？科研经费如何解决？如何实现“技术转化”？引进颜宁，也是深圳医学高地建设“挖人”的一部分吗？

我们不得不回到颜宁，回到深圳，去了解双方，以此去理解这场“一出生就风华正茂”的合作，将何以致远，何以在生物医学产业里发挥巨大的能量？

（插图来源网络）

归去来兮

施一公教授的得意门生，30岁的清华正教授，“中国科学之星”，普林斯顿大学首位雪莉·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，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……颜宁的身上从不缺少标签和头衔，如今，她又多了一个新身份———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。

宣布消息时，“归去来兮”这四个大字打在颜宁身后的大屏上。

清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被她称为“挚爱终生的两个地方”，这两地间的来去踪影，既勾勒出了颜宁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肌理，也展露出她性格中潇洒果断的一面。

1996年，18岁的颜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学习，临近毕业的关键节点，她用一封自荐信，把自己送进了位于以结构分子知名的、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，也是在那里，她找到了“做科研的宁静”。

2007年，在普林斯顿完成博士后训练后，颜宁30岁入职清华大学医学院，成为清华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，入职前，她就已因出色的科研成果获得《科学》杂志评选的“青年科学家奖（北美地区）”。

对于这位瞩目的新星，清华回馈了她充足的科研资金与顶尖的实验室设施。2014年，她率领团队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的三维晶体结构，2015年进一步获得了具备更多构象的GLUT3结合底物和抑制剂的超高分辨率结构。

2017年，在清华任教十年后，颜宁再度选择离开，去往普林斯顿，成为该校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首位雪莉·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颜宁迎来了自己的学术高峰。她带领团队一举获得了两个钠通道的结构，其结构不仅为学术界所关注，也是一众国际大制药公司研究的重要靶点，作为一名科学家，她一时风光无两。

抛开天赋与机遇，颜宁的过往中，仍透露出一份让人瞩目的敏锐与果敢。

如今，颜宁再次做出一个引爆学术界乃至全民舆论的决定，以全职身份参与深圳医学科学院的创办，由此，她也结束了自己在清华与普林斯顿间近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“震荡”，开启人生中第三个梦想的追寻。

在1日的演讲中，深圳医学科学院（Shenzhen Medical Academy of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）的英文名中，包含着“转化”的字眼。颜宁表示，自己希望在新尝试中，探索科研成果转化的合理机制。

“结构生物学是基础研究，但是它与药和医密不可分。”颜宁试图用这句话连接她的过去和未来。

而之所以特立独行，更多出于颜宁“不像科学家”的那一面。

相较科学家的刻板印象，颜宁是个跨界网红科学家。在微博上，有116万粉丝，也毫不低调地自称“娱乐博主”“科普博主”。她热衷分享生活日常和影视娱乐，偶尔回归“科普博主”，分享一些生物专业视频，呈现一名常春藤名校教师的实验室日常。

在美国生物圈里，无论是颜宁的到来还是离开，讨论并不算多，反倒是中文环境里的关注度要热烈些。

还有一个身份，在于她是女性，“女科学家”。

八年前，颜宁撰文发问：”女科学家去哪儿了？”她曾大胆直言，在科研领域，长期存在性别事业曲线的“剪刀型分布”现象，“科研地位越资深，女性比例越低”。

在微博上，颜宁账号的个人简介是“自由自在”，理想中的人生状态，是“可以自由自在，不知疲倦”。做科研也是如此，“科研本身就是一场游戏，让我越做越开心”。

这个恣意生长的科学家，与这个自由包容的深圳，像有某种志趣共振的默契，如同宿命的演绎，在一个新的起点相遇。

“不差钱”引凤不止，深圳的生物产业梦

“栽好梧桐树，凤凰自然来。生物医药产业被誉为“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”，是创新最为活跃、发展最为迅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。”

在“深圳发布”官方推送中，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对生物医药产业建设的期待，希望将其打造成新的城市经济增长极。

还有人将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与深圳对比，将“国内最具硅谷气质”的城市称号给了深圳——以敢于创新而著称。

颜宁挂帅的深圳医学科学院，就坐落在所在的坪山区，那是深圳最年轻的行政区之一。

更重要的是，根据官方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6月，坪山区已聚集生物医药相关企业近千家，数量约占全市的四分之一，生物产业总产值在200亿元以上，国际龙头、本土领军、还有一众小型创新企业，都在酝酿下一个生物药品种的诞生。

中国医药行业正在逐渐转变到产业，人们看到了产品化的回报，也更愿意转向基础研究的突破。这个行业极速发展和回归本初的过程。

一位美国生物学博士向八点健闻谈到，国内近几年生物医药行业明显加速，首先加速的是研究方面，越来越多的好文章发表，也说明高校研究机构的水平在提高，从国外引进了很多人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。

完备的医药产业链，密集先进的实验室，已经铺垫了“筑巢引凤”的第一步。

而在研发的后端，对更重要的“如何进行临床转化和落地”的问题，深圳早在这几年，也给以公立医院为主的医疗服务业吸纳了一批人才。这些年，也给出了全方位的解决方案：

有的满足待遇，“如果是人才引进，年薪70万元上下；如果是学科带头人，至少是年薪百万元起步。”

有的给予平台，“为了挖一个呼吸病顶级专家团队的带头人，投入了一个亿用于建团队、搭平台，让领军人物能大展身手。”

有的搭建生活，“市里给了很大支持，房租、安家费、科研经费、编制上的倾斜，包括子女教育，配偶就业都协助解决。”

2014年9月，深圳市政府提出的持续6年的医疗卫生“三名工程”，计划在未来6年投入 1000 亿元建设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。通过与国内外著名高校或医疗机构合作办医，打着对方的招牌吸引更多人才。

如今，“引凤”的动作，从医疗服务前移到了基础研究。

深圳“重金求才”的大招背后，离不开深圳市政府的功劳，作为改革先锋、经济特区，深圳“不差钱”。

筑巢引凤这种深圳吸引高端人才的打开方式颇有成效。2014 年，深圳市医疗卫生国家级领军人才仅 7 名，无一名院士；而自 2014 年启动后，根据深圳市卫健委官网显示，“三名工程”已经引进了高层次医学团队197个。

一位深圳的主任医师透露，他们医院从西南地区挖来一位学科带头人。在他看来，年薪是无法吸引的，关键是靠医院所提供的支撑资源，能帮助这位带头人“冲院士”。

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也说，“对于属于世界顶级的生物科学家，看重的不一定是个人待遇，而是一个平台，相应的科研条件和设施。”

另一位业内人士称，“平台优秀，甚至还能帮助人才冲刺诺贝尔奖。”

而基础研究对于促进临床、推动医学进步、科研转化，又是至关重要的。

“基础研究是漫长的，先有研究，再出产品，中间过程可能需要三五十年。而转化就是快速出产品，是短平快的，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。但只有基础研究才会推动医学的进步。”庄一强评价。

待时间的考验

这场看似一拍即合的牵手，实则酝酿良久。

早在2021年3月，深圳市政府就发布了《深圳医学科学院建设方案》，但“边建设，边运行”的深圳医科院，院长人选一直没有落定。

兜兜转转一年半，才终于迎来了颜宁这块“金字招牌”。

而对医学科学研究的重视，也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的这几年，发生着变化——医学院校和医学研究机构开始承受更大的期待了。

在国内，冠以“医学科学院”的医学研究机构不少，其中最出名也是规格最高的两家，分别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。此外，一些省份还有省级“医学科学院”或类似名称的机构。这些医科院里面，有相当一部分挂靠在所属省份的大医院，亦有一部分选择跟医学院校合办。

但其能力有多强？一位熟悉医学研究的专家认为，从科研实力上看，不少挂靠于大医院的医科院，大多存在感弱，研究上也基本以院内项目为主，研究经费仅面向院内人员。

这意味着，除了两个国家级的医科院，其他的医科院多少有些难承其重。不仅规模不大，级别也不高，在医学研究的国际领域更是缺乏知名度。

在此背景下，深圳医科院就显得尤为特殊——尤其在深圳所属的广东省，已经存在广东省医学科学院的前提下。

虽然没有明文规定“不允许”，但是深圳做出这个突破性的决定，其实在数年前曾得到过顶层授意。

2019年8月，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《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》明确提出，要求深圳建设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。

2021年3月，深圳市政府印发《深圳医学科学院建设方案》（下称《方案》）。《方案》里的“新机制”几乎颠覆了所有事业单位的“老规矩”——不定编制、不定级别，自主设岗，遵循理事会治理、学术自治原则，学术委员会是院内最高学术机构，尊重科研人才的稀缺性，实行市场化薪酬、社会化用人，有点像“企业化”运作。

一位医疗行业的资深研究人员向八点健闻表示，不设编制就很难确定政府拨款的经费数目，而且也意味着院长需要对全院承担更大的责任，包括人事任命、人才招聘、收入分配等。“所以选择一位合适的院长，对深圳医科院来说可谓至关重要。”

除了做法上的创新，深圳医学科学院的梦想更大。

在深圳官方的话语中，曾多次提到了深圳医科院要对标NIH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）等全球领先的医学科学院。

八点健闻注意到，曾在2020年底，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在招募全球人才时也提到过“对标NIH”。截至目前，深圳医科院和中国医科院可能是唯二用过这种比喻的医学科研机构。

NIH作为美国最高医学研究机构，其全球知名度有相当一部分得益于其开放型的资助机制。NIH在2018财年的373亿美元预算中，约有81%用于院外项目，资助遍布世界各地的3000所大学、医学院和研究机构。

我国的绝大部分医科院上级单位都是属地卫健委或所在大学，资金支持相对有限。但是深圳医科院的设立单位是富庶的深圳市政府，这或许是深圳医科院能够提出资助院外项目的底气。

深圳市卫健委也在一篇推文中表示，深圳医科院将仿效NIH，同时设立院内、院外项目。院外项目通过“招标制”“悬赏制”“赛马制”等多种方式，向全球开放，资助院外机构或学者，开展研究或实施跨领域间的合作研究。

但医学研究的投入从来都是无底洞。

上述熟悉医学研究的专家直言，NIH每年有几百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投入，深圳医科院是否拿出对等的科研经费仍是个未知数，持续性如何，这都有待时间的考验。

严雨程、陈鑫、李琳丨撰稿

李琳丨责编